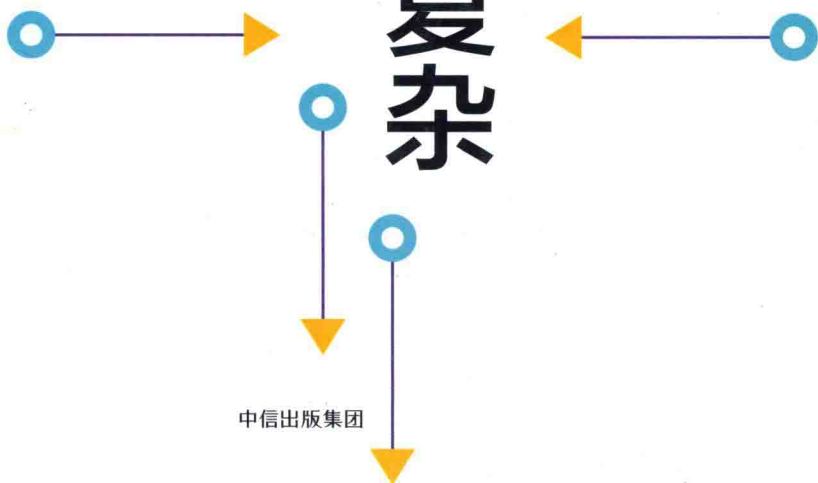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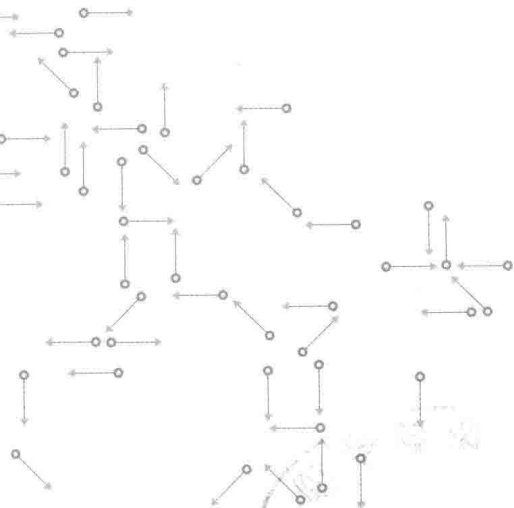
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

罗家德◎著

# 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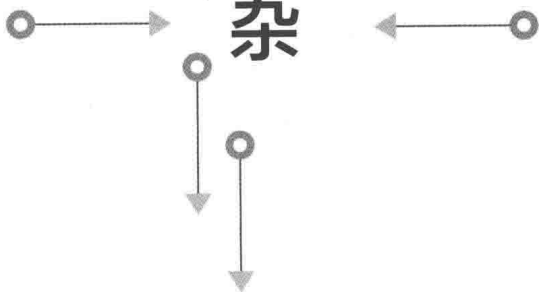
中信出版集团



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

罗家德◎著

复杂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 / 罗家德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086-7662-3

I. ①复… II. ①罗… III. ①互联网络—商业模式—  
研究 IV. ①F713.36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7 ) 第 096888 号

### 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

著 者：罗家德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

承 印 者：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 字 数：126 千字

版 次：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7662-3

定 价：4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 做“有温度”的学问

段永朝

互联网学者、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

两个月前，在腾讯社会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见到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他从机场直接赶到会场，还没安顿停当，就从背包里拿出一部打印的书稿给我看，名字是《复杂：信息时代的连接、机会与布局》，并连连嘱托，希望我能写几句话。实话说，



我算不上学术圈人，家德教授如此抬爱，令我惭愧不已。不过，出于对复杂思维这一主题的浓厚兴趣，以及先睹为快的强烈好奇心，兼与家德教授的缘分，我便不揣浅陋满口应承下来。拿到书稿，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就读完了，但要动笔，却迟迟不敢。

家德教授的这部著作，涉及一个非常本土化的词语：圈子。

这个词语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交网络的崛起。社会网络分析兴盛，令很多人以为，完全可以将这些社会网络分析的利器，用在分析中国本土文化的圈子上。这看上去没啥毛病，也可以有一堆一堆的成果，但家德教授的视角却不止于此。

家德教授试图从复杂思想的角度看待社会网，看待中国人熟稔的“圈子”。他试图钻开中国文化的深井，从半熟社会、差序结构、人情交换法则、家伦理等，来进一步审视社会网络理论，从而站在特定的中国文化语境，审视可能在底层假设上面临的挑战。

在作者看来，中国的社会学分析架构也缺乏他的老师——格兰诺维特所说的“中型理论”。但建构这一理论的基础假设，却全然不是那种仅仅使用节点、连线、度分布就可以展开分析和建模的。

开篇伊始，作者就亮明态度：反对化约主义。化约主义（也就是还原论），是与西方古希腊逻各斯主义一脉相承的一种方法。从泰勒斯开始，西方先哲即提出“世界本原”的本体论问题，试图通过不断切割对象，找到支配事物构成与运动规律的那个“终极存在”。

还原论的方法，在文艺复兴之后日渐兴起的实验科学、实证科学中，的确结出累累果实，这其中包括大量数学物理方法支撑的量化分析、系统分析、动力学方程等。18~19世纪，在社会学领域也掀起了“科学化”浪潮。法国思想家孔德提出的“社会物理学”，就试图用牛顿静力学、动力学的框架，分析社会结构、团体组织、权力运作等实际问题。19世纪之后，这种精确的、量化的、确定性的、还原论的思想，在所谓人种学、优生学、民意调查、智商测试、



性格分析等方面大行其道。20 世纪的经济学家，更是在边际分析之后，集体陷入了数学公式崇拜征。

网络分析的方法，为 20 世纪社会学的新进展注入活力。家德教授在书中概要梳理了网络科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但可贵之处在于，他希望用复杂科学的思想框架，找到某种带有“温度”和“质感”的社会学方法路径。教科书版的网络分析，已经被强连带、弱连带、机会链、结构洞、社会资本的理论占据，被度分布分析、结构分析、角色分析、演化动力学分析所占据。这里固然有一定的“复杂度”，但本质上还是冷冰冰的量化分析框架，鲜有复杂思想的影子。节点的丰富性、异质性被简化，连线成为连接的隐喻。

家德试图将网络分析和复杂科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他找到了三个思想契合点。

第一，“嵌入”。格兰诺维特指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关系需要逆转。传统社会学是嵌入并置于经济学的分析架构之上的。社会学家所表达的社会关系、群体组织、权力

运作，其思想基础是生产关系、劳动力、土地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社会学的观察窗口被“合理合法”地嵌入到生产消费循环中，这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对于一个通过道路交通、电力网络、航空网络、资本网络，甚至今天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日益连接起来的世界，处于复杂社会连接的社会网络，正转化为理解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政治关系、治理结构的基础设施。家德教授的思考，更延伸到东方文化土壤，试图从圈子、人脉、义利、情理的角度，发现这些连接中的“情感颜色”和“心智结构”，并将其纳入一个更加宏大的版图，作为理解信息时代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的基础。

第二，“涌现”。复杂系统的自组织过程，是一切带有生命表征的系统的特色。自组织是自洽的、自足的，是超链接结构的。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奥斯特罗姆，把自组织视为除了市场、政府之外的第三种组织方式和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正日益受到学界和产业界的重视。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产业界特别是互联网界的实践，是领先于理论探索的。国内这几年发展起来的滴滴出行、小猪短租、





共享单车就是明证。家德将涌现作为复杂思维的一个重要支点，与霍兰德、凯文·凯利等思想有极大的共鸣。

第三，也是家德教授的创见，他把“韬略”这一颇有东方智慧的词汇，作为理解复杂思维的一个重要条件。东方智慧对处理复杂、简单这种看上去两分的议题，从来都是游刃有余的。《周易》便有不易、简易、变易三重味道。利与害、收与放、虚与实、奇与正，这些成双成对的词语，彼此纠缠又相互依抵，处处通过玩味、察观、忖度、拿捏的“平行计算”“大数据分析”，显现为知与行中的方寸韬略。家德教授以创业者为焦点，阐述审势度形、取势定向、应势而变、相机而行的道理，并与网络分析的方法论相互照应，的确别有一番意象。

这些年来，互联网思维与工业思维的争执，可谓多有波澜。但静心想一想，两种观点表面上看各执一词，实则都处在西方逻各斯主义的巢臼之内。互联网思维强调异质性、迭代、分布式、去中心，于是以工业思维为标靶，宣布工业思维落入俗套；工业思维强调秩序、确定性、理性



精神、层级的合理性，于是认为互联网思维是花拳绣腿，只做表面文章。二者各自有理，因为各自假设不同。但它们其实都植根于还原论、确定性的“逻各斯”框框，是干巴巴的争论。

东方智慧如何表现？今天看还没有找到某种共同接受的符号、话语体系，也没有建构出某种超越机械论、还原论、整合整体论、系统论，真正体现复杂思维的言说方式。这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家德教授的这本著作，我以为意义也正在于此。

比如，在回答“如何在系统中发挥自组织”的问题时，家德教授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将之概括为5个步骤：放权、寻找能人、赋能、礼法并治和以诚为本的诚信体系。他特别指出的“能人问题”，以及“能人悖论”“能人效率”，值得在理论上深入挖掘。放权、分权、授权，如何才能“放而不乱”？如何才能因时因地，移步换景，收放自如？这些不但需要在实践中修习，更值得在理论上予以阐述。

又比如，家德教授以创业者的“布局”问题立题，进而提出复杂思维调控系统演化的10个过程，包括连接、自



组织、网络结构、态势与格局、涌现等核心概念，如何将这些概念、方法在实际案例中获得印证，可以催生出一大批意义深远的研究课题。

家德教授所做的研究，在我看来是“有温度”的学问，我期待着家德教授的这部思想之作，给更多的同道以启迪，共同浇灌出复杂思维的绚丽花园。



这样一个“黑天鹅”到处飞的时代，如何看清事件背后的逻辑？

“朋友圈”现象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机会与挑战？

互联网真的带来了更紧密与更平等的社会关系吗？

作为领导者，应该如何治理复杂系统？

个人又应该在这个时代如何选择？

进入圈子，努力成为中心，还是尽可能建立弱关系，成为信息流通的“桥”？

.....

##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崭新的世界

2016年是“黑天鹅”到处乱飞的一年，一个新的社会与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新世界？

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到意大利公投失败，一连串的事件使得已习惯全球化体制的人们瞠目结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社会正在诞生、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远的不说，至少这是30多年来最近一波全球化的终结，包括了很多前社会主义国家



和亚非拉落后经济体的全球化；中程来看，这是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秩序的一次大调整；如果追究其更深远的意义，这可能是又一次全球性霸权陨落与交接的时刻。

大航海时代之后，人类迎来了第一次全球化，19 世纪诞生了东西方全球连接后的第一个霸权国家——英国。19 世纪末，英国受到德国霸权兴起的挑战，在政治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上则面对美国的挑战。英美等国在资产泡沫“硬着陆”的经济大恐慌之后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引发了德国的经济危机、希特勒的崛起，以及德国二次挑战，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还是向美国交出了霸权。看看今天的美国，虽然赢了“冷战”，但在地缘政治上依旧受到俄罗斯的挑战，经济上则受到中国崛起的威胁，这个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难怪特朗普高喊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希望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那个还没有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与反战运动，初次称霸全球的美国。

但“黑天鹅”不是偶发的单一事件，其背后一定有社

会、经济与世界秩序的土壤孕育，政治上早已出现端倪。在美国之外，荷兰、奥地利、日本、法国都有极右政治势力的兴起；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早已出现，如中国台湾的柯文哲、希腊的齐普拉斯以及菲律宾的杜特尔特。为什么人们会“不再理性”？也许，身在全球化体制中的我们只是习焉不察，做着温水中被煮的“青蛙”，直到有一天，惊见一连串“大黑天鹅”飞了出来。

几个事件中的部分细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一是所有主流媒体，至少是“严肃的”主流媒体都被边缘化了。几乎所有的美国主流媒体都反对特朗普，对他的负面评论不断，选前民调显示，大多数主流媒体都预测特朗普当选的概率低于5%，预测最好的，也只相信他有30%的当选机会。但特朗普越过了主流媒体，发挥他“推特治国”的特点，在推特（Twitter）与脸谱网（Facebook）的“粉丝圈”中越过“中间环节”直接传播他的理念。加上他“网红”的气质、出位的言行和“不严肃地赚眼球”的战略，最后让所有体制内的人大跌眼镜。他的研究团队甚至在网上的大数据内容分析中，挖掘了一大群“沉默者”。



这些人几乎在公共视野之外，却被特朗普挑动起来重新活跃，促使他在最后关头定下战略，到各个“摇摆州”（即到最后关头还不能确定是民主党选票多还是共和党选票多的州）中“再放一把火”，赢得了这群人的选票，最终胜出。在这场大选中，新媒体与社交网站把主流媒体边缘化了，这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一个新现象。

二是新的社会“失败者”的出现。这一群“失败者”和过去所说的社会底层完全不一样，他们基本上是一群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渐渐被边缘化的中产阶级。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到希腊、西班牙这些欧洲国家 50% 的青年失业，罢工抗议不断，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们看见了一群本该是中产幸福生活的享受者变成了愤怒的抗议者。“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的口号是“99% 对抗 1%”，其实比较准确地说是“90% 对抗 10%”。今天，美国前 10% 的人平均拥有 400 万美元的资产，占据了美国六成多的财富；而后 50% 的人只占 1%~2% 的财富；中间的 40% 也不见得有多好，只有平均 30 万美元的资产，而且离中产阶级的美国梦——一个男人工作，足以养活全家，妻子照顾两个孩



子，有一栋房子、两辆车，当然还有一条狗——越来越远。夫妇两人忙碌经年，也难以保障这样的生活，更何况年轻的夫妇还在失业之中。这是一个被全球化与信息化击败的群体。全球分工带来的廉价生产与信息化带来的自动化，使他们的劳动价值越来越低，只能靠越来越长的工时的去维系最基本的“美国梦”，还往往求而不得。民主政治的基石是中产阶级，当大多数中产阶级不再是“中产”时，社会剧变就临近了。如今，人工智能的时代来临，只有极少数人的工作是超越、设计、管控人工智能的，而更多人的劳动价值可能被信息化技术所取代，信息技术的成本越来越低，这些人的劳动价值也将越来越低。未来可能不再是 90% 对 10%，而是 97% 与 3% 之间的“断裂”。

三是社会分化严重。美国前 10% 的人是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产业精英，他们连同美国社会的底层、移民、非裔、拉美裔等，成为民主党与希拉里的支持者，而传统产业精英与逐渐失去美国梦的“中产”则成了共和党与特朗普的支持者。这和美国一直以来——共和党代表保守势力与精英阶层，民主党代表进步势力（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民